



GILLETTE 行为准则

番外

（准则中的准则）

“话语告诉你一个人希望成为谁。行为告诉你，他已经做了足够久、久到变成了谁。”

一、行为准则

在支配人生的所有准则之中，行为准则也许是最少被察觉、却又无处不在的那一条。它没有写进法律。它不出现在规章里。学校里也没有人公开教它。然而，它从一个人存在的开始一直陪伴到结束——塑造着选择、反应、好感、距离、沉默，甚至错误。

当我们谈论世界各地的民族时，我们描述的是文化、传统、习惯、信仰。当我们谈论个人时，解释通常交给两大支柱：遗传与教育。一边是继承来的，一边是学来的。这是一种有条理的解释，令人安心，也有一部分是对的。但真实的生活展现出更复杂的东西。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人，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行为。来自相隔遥远的文化的人，面对事情的反应却惊人地相似。由同一对父母教养的兄弟走上相反的道路，而生在不同大陆上的陌生人，却仿佛共享着同一种内在的逻辑。

可见，有某种东西逃脱了最省事的分类。那就是我所说的行为准则。它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。它不像名牌西装那样优雅，不像炫耀出来的财富那样张扬，也不像口音或语言那样可以辨认。它不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任何看得见的痕迹。

行为准则住在别处。在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方式里。在他给予信任的速度里。在他一旦握有权力之后如何对待权力里。在信守承诺还是背弃承诺的选择里。在懂得等待——或者不懂得等待——的能力里。

两个人可以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动作。可是驱动他们的准则却可能完全不同。看得见的行为只是这一现象的表面。我们每天观察到的不是准则本身，而是它的结果。就像风，从来不能被直接看见，却在树木的摇动中显露自己，准则也只能通过行动、反复出现的模式，以及一个人日积月累所做的选择，让人揣测出来。

它最耐人寻味的特点是稳定。观点会变。意识形态会变。职业会变。就连最深的信念，一生中也可能动摇。行为准则却往往保持着一种可以辨认的结构。它可以适应，可以精进，可以成熟，也可以堕落，但很少消失。正因如此，有些人即使失去一切仍然靠得住，而另一些人刚得到一点东西就变得难以捉摸。正因如此，性格首先在压力之下显现——当社交的面具松动，内在的结构便接管了一切。

因此，观察行为准则，就是在一个人行动的连续之中观察他，而不是在他言语的例外之中。话语可以事先准备。行为，从长远看，却难得多。所以这套准则是理解个人、组织、群体乃至国家最珍贵的地图之一。它描述的不是一个人自称是什么，而是当生活考验他时，他往往会变成什么。而在思想与行动之间，常常隔着把意图与真相分开的全部距离。

往后退几步，你就回到了第一座房子——回到了起源。回到那些没有任何理论、对心理学、社会学或遗传学一无所知的人类那里。他们拥有的只有生存的需要。在那个原始的世界里，反应还不是一种文化选择，也不是个人的利益。它是对生命本身的回答。行为准则大概就从那里开始：在观察里，在适应里，在读懂危险、信任、距离与归属的能力里。早在人学会解释自己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学会了反应。早在宗教、国家、职业和意识形态出现之前，就已经有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世界。有人先观察再行动；有人先行动再观察。有人结成同盟；有人宁愿独处。有人分享火；有人守护火。

也许行为准则正是如此：一种穿越时间、却从不写下自己名字的深层记忆。衣服在变，语言在变，技术在变——可是有某种东西，像一个古老而看不见的签名，不断在人类的选择中重现。

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一向少看宣言，多看反复出现的东西。少看意图，多看后果。人们告诉你他们想成为谁；他们的行为告诉你，他们已经做了足够久、久到变成了谁。

这不是一篇人类学论文，不是一部医学专著，也不是一份社会分析。这是一个男人的视角——他走过许多人、许多国家、许多职业和人生的许多季节，看人们做了什么，多于看他们声称了什么。

所以，当一个带着与你不同准则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时，打动你的不是他说了什么。打动你的是他怎么说。是举止与话语之间那几乎察觉不到的距离。是那种无法长久

模仿的自然。是那段先于回答到来的沉默。是那个随着时间不断重复、直到变得可以辨认的选择。也许，在给你讲完一个故事之后，他只要求一美元来换取被倾听——因为他知道，一个故事的价值不在于它得到的价钱，而在于它能够留下的行为。

二、尾声

准则从不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可是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有它的签名。

三、作者页

这部作品不是受人委托而写。

它没有被出售。

它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作。

它的写作，是为了见证认识自己的价值、人的品格的价值，以及心灵那座安静的建筑的价值——那是任何诊断都无法完全命名的东西。

唯一的要求是象征性的一美元——不是作为作品的报酬，而是作为一种见证：见证我们共同致力于观察、诚实与关怀的文化。

Ferdinando